佛說護國尊者所問經卷第二　冠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尒時世尊告尊者護國言有四種法於諸菩薩而爲縛法何等四法一者輕慢他人二者於世間事方便趣求三者散亂用心如行嶮難四者於其眷屬一心貪著如是四法爲菩薩縛

復說頌曰

若行輕慢於他人　方便唯求世間事
散亂如行嶮道中　如爲陷身深泥裏
於自眷屬生愛著　常懷貪戀如迷醉
如是種種被纏縛　增長愚癡覆大智
若人怖苦猒生死　求出沉輪趣解脫
捨於輕慢世間等　是名菩薩所行道
滅盡無邊諸苦已　及彼煩惱諸眷屬
究竟安樂無所求　圓滿菩提寂靜道
所行六種波羅蜜　三身五智十力等
一切功德悉具足　如是永離無邊苦
過去修行無量劫　爲衆生故求菩提
一切衆善悉皆修　遠離諸惡眷屬等
恒樂深山寂靜處　遠離聲色想眞空
如是精進不間修　獲大丈夫圓滿慧
見彼世間衆生行　五趣輪迴無有窮
我於過去發慈心　捨自身命及妻子

恒樂深山寂靜處　遠離聲色想貞空
如是精進不間修　獲大丈夫圓滿慧
見彼世間衆生行　五趣輪迴無有窮
我於過去發慈心　捨自身命及妻子
國城大地及珍寶　如是求佛無數劫
我昔居山行忍辱　花菓池沼悉清淨
歌利王來截手足　心生慈忍無瞋恚
昔住深山名闍摩　我爲仙人娑囉多
時有天子射我身　亦無瞋恨生其惡
不惜身命如頑石　志求菩提心不退
我昔曾爲薩埵時　見彼餓虎欲食子
投崖捨命濟彼飢　天人稱讚大精進
常樂布施救衆生　不悋身命及財寶
我昔曾爲摩曩縛　廣行布施盡寶海
捨大摩尼令富他　如是求證菩提果
往昔作大蘇摩王　名稱普聞我修行
尒時入縛爲他人　於彼百王得解脫
我昔曾爲能捨王　一切所求皆充足
乃至身命及珍財　令他大富離貧苦
昔有飛鴿來投我　即割身肉濟彼命
如是持刀割肉時　無驚無怖心安隱
亦於過去捨王位　盡世行彼波羅蜜
復自化身爲妙藥　捨己身命濟群品
又昔曾爲師子王　常爲世間行利樂
棄捨王位及眷屬　一心志求無上道
又昔曾爲妙牙王　當時獲壽於千歲
八十四年修苦行　發大精進施珍財

又昔曾爲師子王　常爲世間行利樂
棄捨王位及眷屬　一心志求無上道
又昔曾爲妙牙王　當時獲壽於千歲
八十四年修苦行　發大精進施珍財
於佛塔前燃己身　志心恭敬作供養
又昔曾爲無垢王　時有惡眼婆羅門
來詣深宮乞我頭　即便捨頭而施與
又昔曾爲月光王　普救衆生作善利
一切城隍聚落中　四衢道路施良藥
千女端嚴妙色相　金寶真珠廣莊嚴
捨彼千女自修行　如是所作福無等
又昔曾爲輸婆王　所藏寶穴世希有
香花衆寶共莊嚴　捨施他人無所悋
又昔曾爲寶髻王　手足柔軟如兜羅
細滑微妙色如蓮　捨自手足利衆生
又昔曾爲安意王　時有商主名星賀
領諸商客泛海中　忽然漂墮羅刹國
彼有百千夜叉女　無慙大惡唯食人
商客不識夜叉女　見此端正生愛心
五百商旅將被食　我親救度俱脫難
又昔曾爲妙眼王　四兆女人常圍繞
端正姝妙如天女　捨彼出家求佛道
又昔曾爲福光王　無垢清淨黃金色
手指纖長世所希　捨此手指利群品
又昔曾爲法財王　紺目清淨如青蓮
於身所愛最難捨　人來求者亦與之
又昔曾爲蓮目王　慈見衆生在苦惱

手指纖長世所希　捨此手指利群品
又昔曾爲法財王　紺目清淨如青蓮
衆身所愛最難捨　人來求者亦與之
又昔曾爲蓮目王　慜見衆生在苦惱
時有女人懷憂病　我行悲慜令解脫
又昔曾爲大醫王　常救病苦諸衆生
或出身血及髓腦　救療疾病令除愈
如是勇猛精進心　未曾暫捨於情物
又昔曾爲成利王　以自所愛如蓮目
施諸衆生療彼疾　一心爲求無上道
又昔爲王名普現　慈慜有情行救度
尒時捨彼四大洲　國土人民及衆寶
乃至割身血肉等　施與衆生心歡喜
又爲王女稱大智　身嚴金色體柔軟
時有一女名色相　此是商人所生女
飢羸困苦無飲食　我捨雙乳濟彼命
又昔爲王號多聞　所有珍寶妙衣服
象馬車乘財帛等　如是布施無有數
復見商人漂海浪　我於海内救得彼
背恩復乞我眼睛　我亦施之無瞋恚
棄捨大地諸眷屬　觀彼不著如蟻子
如是往昔濟群生　心無退動生疲苦
復覩孤老貧窮人　給足所須而承事
恒行敬愛無慢心　亦無熱惱無人我
又昔曾作獼猴身　與彼同類共游行
時遇獵師縛彼身　我即替他令脫命
如是以我奉國王　王令後宮摩擊我

恒行敬愛無慢心　亦無熱惱無人我
又昔曾作獼猴身　與彼同類共遊行
時遇獵師縛彼身　我即替他令脫命
如是以我奉國王　王令後宮縻繫我
思念父母年孤老　所有飲饌無心食
如是忍苦懷慈孝　是故得脫王宮難
又昔曾作大熊身　常處深山行慈忍
忽逢樵士遭大雨　引彼山巖令迴避
過是七日至天晴　告彼樵人莫說我
尒時樵士安隱歸　招引獵師來殺害
如是背恩殺我身　亦無瞋恨生慈忍
又昔曾為白烏王　求佛菩提行十善
時有獵師射我身　我即捨手心歡喜
昔有惡人帝哩子　以火焚燒大山野
我見此火運慈心　天雨香花火自滅
又昔曾為大鹿王　金寶莊嚴體殊妙
入彼河中救溺人　令得安隱全身命
告言勿說我居山　恐彼惡人來獵我
時彼溺人背其恩　指告國王令採捕
指已兩手俱墮地　我時無有少瞋恚
昔有五百商人眾　為求珍寶泛海中
商主所有資糧竭　商眾飢羸無飲食
是時我作大龜王　捨身濟彼商人命
以我慈心利他故　俱得安然到海岸
我昔變身為藥蟲　此蟲名曰俱蘇摩
一切疾病食我身　俱獲安隱無諸患
我昔復為師子王　大力無畏行慈愍

以我慈心利他故　俱得安然到海岸
我昔受身為藥蟲　此蟲名曰俱蘇摩
一切疾病食我身　俱獲安隱無諸患
我昔復為師子王　大力無畏行慈愍
有大獵師射我身　亦無瞋恨無忿怒
我昔亦作白馬王　常行菩薩慈悲行
救彼商人羅刹難　擔負衆人出海中
昔作飛鳥軍拏羅　遠離色慾無擾亂
今彼同類衆飛禽　亦復而行清淨行
又昔因中作兎王　與諸群兎宣法行
見一仙人飢無食　即捨自身濟彼命
又昔曾作鸚鵡身　常居花菓樹林中
時有惡人毀此林　以我力故復繁盛
又昔復作獼猴王　與衆獼猴而遊行
時有國王來採捕　我救彼難現王前
又昔復為鸚鵡身　父母俱老無力飛
我於田中銜稻穀　養育二親行孝敬
於是田主懷瞋怒　捉彼鸚鵡而訶責
云何偷於我稻穀　此時須見汝捨命
鸚鵡告彼田主言　汝所種田濟一切
我持少分供二親　汝何言我為偷盜
尒時田主聞是語　陪與稻穀生歡喜
我作禽類汝為人　如是孝養未曾有
往昔所行菩薩行　經歷無數微塵劫
求趣佛果大菩提　未有少時生疲倦
如是捨施內外財、　國城妻子及珠珍
頭目髓腦及身命　持戒忍辱精進禪

往昔所行菩薩行　經歷無數微塵劫
求趣佛果大菩提　未有少時生疲倦
如是捨施內外財　國城妻子及珠珍
頭目髓腦及身命　持戒忍辱精進禪
智慧方便願力等　如是諸度廣修習
未曾暫廢菩薩行　一切衆善悉無遺
如佛所說頭陁行　彼行亦爲趣佛因
如是一一盡修習　精進而行無缺犯
於後末世諸衆生　雖作苾芻無僧行
常生我慢懈怠心　貪著聲色及財利
聞此大行勝妙因　返生誹謗不信受
輕笑言教告諸人　此之所說非佛教
我聞過去有一人　多聞學識立名海
聞佛所說不信受　以此法言問本師
彼師耆年亦多聞　於此佛言亦不信
展轉如是告他人　無我無人無衆生
此法非爲真實教　虛受勤勞求出離
設令持戒學威儀　如是修習何所爲
既無衆生無我人　父母宗親亦不有
此是邪見外道言　非是真實解脫法
復於末世諸苾芻　而造諸過無慚愧
我慢貢高心散亂　憎嫉貪愛如火燒
三衣不整垂手行　拖拽袈裟入聚落
縱情放逸而飲酒　種種而行麁惡行
身被法服爲佛使　不依戒律近王侯
馳騁書信往四方　恃官勢力求財利
退失如來功德林　墮彼三塗諸惡趣

縱情放逸而飮酒　種種而行麁惡行
身被法服爲佛使　不依戒律近王侯
馳騁書信往四方　恃官勢力求財利
退失如來功德林　墮彼三塗諸惡趣
或有經營於市肆　或有耕種住村方
佛言此類非沙門　清淨苾芻勿同事
常住供養財物等　如己所有非法用
見有具德諸苾芻　而起慢心行誹謗
罔昧賢善破律儀　密於俗舍染邪行
畜養妻男種種爲　恣行麁惡俗無異
如是廣造惡業因　非是沙門出家行
當墮三塗惡趣中　永劫沉淪受衆苦
於自諸根不調伏　貪著飮食及色慾
常被他人生輕賤　所學徒弟亦復然
未曾誨示修行法　亦無師資恭敬心
人前說已爲慈悲　非要學徒行承事
或有風癲及癩病　六根不具醜惡人
如是攝受令出家　亦非沙門佛弟子
無戒無行無其德　彼等非俗非沙門
譬如負柴燒晃屍　清淨之者宜遠離
性本躁浮多散亂　亦如狂爲失調伏
設處深山心不寧　貪火焚燒無暫住
忘失一切佛功德　方便智慧頭陀行
如是諸善悉不行　墮大阿鼻無有出
常談國城聚落中　官事賊事眷屬事
如是晝夜恒思惟　未曾時暫行三昧
復於精舍起貪心　廣修院宇及房屋

如是諸善悉不行　墮大阿鼻無有出
常談國城聚落中　官事賊事眷屬事
如是晝夜恒思惟　未曾時暫行三昧
復於精舍起貪心　廣修院宇及房屋
全無持誦及焚修　但為眷屬兼徒弟
若有苾芻依附我　我即與汝同居止
若欲持戒奉律儀　非我所為須遠離
所有卧具牀榻等　什物受用及飲食
藏隱深房藏蔽之　言無所有令他去
如是末世愚癡人　令佛教法不久滅
貪求利養斷善根　此等苾芻極甚多
若有清淨智慧者　遠離彼等住深山
末法苾芻無戒德　不樂深山寂靜居
常處王城聚落中　唯務是非及鬬諍
反為王法所禁制　叱訶駈擯受慚耻
諸佛法教功德海　因此破戒悉枯竭
譬如寶海水清淨　或被淤泥而渾濁
亦如蓮花滿池開　或被狂風而摧壞
如是末法破戒人　損減佛教亦如是
若有淨修梵行者　逢斯惡友常遠離
彼人命盡墮阿鼻　受苦百千無數劫
從此地獄受罪已　或生畜趣或為人
貧窮下賤及聾瘂　眇目矬陋多疾病
手足諸根不完具　見者悉皆生驚怖
無信無行無善根　晝夜飢寒常憂苦
復被衆人生瞋恨　以其瓦石而捶打
如是三苦常纏縛　一切罪業應遠離

手足諸根不完具　見者悉皆生驚怖
無信無行無善根　晝夜飢寒常憂苦
復被衆人生瞋恨　以其瓦石而棰打
如是三苦常纏縛　一切罪業應遠離
常須親近佛法僧　淨持戒律頭陁行
如是名利并眷屬　如幻如化如影像
有爲之法暫時間　不久乖離即散壞
唯有無上佛菩提　妙地十力波羅蜜
堅固修習勿生疑　未來究竟大安樂
尒時世尊說此頌已告尊者護國言
若有補特伽羅於菩薩乘不依法行
有是過失者當得不依法者而來敬
愛懈怠者得懈怠人敬愛無智者得
無智人敬愛如是互相敬愛貪著利
養嫉妬貴族懈怠狂亂綺語兩舌諂
佞他人虛誑父母及自師長或入王
城及諸聚落不爲利益衆生化諸群
品一向妄言我是大智多聞博識誑
惑有情唯求財利輕棄善法都無所
獲猶如破器無堪貯用於彼衆人多
生怨惡聽信邪言虛妄推度是法說
非非法說是於佛正法無心愛樂生
於下族貧賤之家爲見少利來投佛
法希求出家及得爲僧行非梵行於
佛法教全無所成何況大智佛告尊
者如是補特伽羅不應說法人天之
善尚不能續何況菩提而得成就

於下族貧賤之家
法希求出家及得為僧行非梵行於
佛法教全無所成何況大智佛告尊
者如是補特伽羅不應說法人天之
善尚不能續何況菩提而得成就
介時世尊復告尊者護國言有八種
補特伽羅遠離菩提不得為說殊妙
之法護國白言何等八種補特伽羅
惟願說之佛言一者蔑戾車處於彼
受生二者貧窮之家於彼受生三者
下賤之家於彼受生四者縱得人身
醜陋癡鈍五者具足蓋纏身心憂慼
六者棄背賢善親近惡友七者長有
疾病身體尫羸八者衆苦逼迫直至
命終如是八種補特伽羅遠離菩提
不得說法於是護國復白佛言不應
說法更有何義佛言護國若有補特
伽羅無決定者我不說菩提於虛妄
者我不說清淨行於懈怠者我不說
菩薩行於慳悋者我不說供佛行於
我慢者我不說波羅蜜清淨於無
慧者我不說斷疑法於嫉妬者我不
說心清淨於無信根者我不說摠持
法於無德者我不說善逝法於貪親
愛者我不說身清淨於不善律儀者
我不說誹謗佛有過失法於妄言者我
不說語清淨於我慢者我不說恭敬
法於無識者我不說修學法於為身

愛者我不說身清淨於不善律儀者
我不說謗佛有過失法於妄言者我
不說語清淨於我慢者我不說恭敬
法於無識者我不說修學法於爲身
命者我不說求於道法如是補特伽
羅不應說法時護國白言於意云何
佛言護國爲此有情愚癡迷惑心識
顛倒虛妄分別不依法教乃至天上
人間不應爲說尒時世尊而說頌曰
不定諸有情　補特伽羅等　我慢自貢高
貪著於利養　恒行不律儀　深著於五欲
增長諸煩惱　遠離佛菩提　退失於善法
懈怠不修習　猶豫多散亂　於其戒法言
而不生信受　因爲貧窮逼　方便求出家
設得作苾芻　輕捨於道法　如棄金寶擔
荷負於麻擔　雖欲入深山　到彼寂靜處
無意樂修禪　邪思而散亂　障礙於辯才
沉沒大智慧　墜墮惡趣中　設復得人身
醜陋不具足　懈怠性愚癡　不行衆善法
諸根常暗鈍　墮大嶮難中　經彼俱胝劫
迷沒不解脫　若行邪利濟　得證佛菩提
調達不正知　應成善逝果　若人貪利養
邪福勢盡時　其義亦如是　無信破戒者
墜墮於衆生　如空大風力　能墮諸飛鳥
見善如盲人　譬如焚屍柴　不吉人嫌棄
雖復發善心　無彼廣大智　謗法不信故
解脫非究竟　譬如盡無餘　莊嚴色不久

邪福勢盡時　其義亦如是　無信破戒者
見善如盲人　譬如焚屍柴　不吉人嫌弃

雖復發善心　無彼廣大智　謗法不信故
解脫非究竟　譬如盡無勝　莊嚴色不久
我慢自貢高　其義亦如是　若求佛菩提
不惜於身命　於法甚深言　勇猛勤習學
捨善行非法　所行增過失　墮於大火坑
若聞如是法　依法而受行　斷除貪愛心
脩植衆德本　乃至於一句　通達悉明了
如是積功德　成就最上道　永離於愚盲

尒時世尊說此頌已告尊者護國言
我於過去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
阿僧祇劫時有佛出世號曰成義意
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尒時有大國王名曰發光主閻浮提
其地廣闊一万六千由旬其中州城
數滿二万其發光王所居城邑名曰
寶光其城東西長十二由旬南北闊
七由旬城有七重七寶所作彼王善
行八正之道種族豪盛有千俱胝其
國人民壽十俱胝歲王有太子名曰
福光諸根具足色相端嚴殊妙第一
太子生時有千寶藏從地湧出內有
一藏現王殿前滿中七寶高七人量
復令一切衆生所作如意乃至禁縛
之者俱得解脫又彼太子生得七日

太子生時有千寶藏從地涌出[illegible]有
一藏現王殿前滿中七寶高七人量
復令一切衆生所作如意乃至禁縛
之者俱得解脫又彼太子生得七日
一切伎藝工巧筭術皆悉明了乃至
世出世間一切事業無不通解於夜
分中有淨光天子來為說法告太子
言福光諦聽汝須息心不應散亂於
諸塵境常當遠離晝夜思惟有為
之法當觀無常壽命盡時誰是救者
於諸非法而生怖畏

佛說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卷第二

應　制軟會藏經字學賜紫沙門臣重藤　證義
講法華經百法論賜紫沙門臣繼圓　證義
講維摩金剛般若心經明教大師賜紫沙門臣道文　證義
講法華經百羅識論正法大師賜紫沙門臣寶遵　證義
講入經四論法濟大師賜紫沙門臣德懋　證義
應　制慈通大師賜紫沙門臣智遷　證義
講維摩上生經因明唯識論證覺大師賜紫沙門臣仲具　證義
講圓覺經起信唯識論崇梵大師賜紫沙門臣緣　證義
講維摩上生經百法論宣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惠達　綴文
梵學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　筆授
梵學傳大教通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清沼　筆授